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十三目錄

陳子昂 五

陳子昂 五

諫刑書

承務郎守右衛曹參軍臣陳子昂謹頓首昧死上言臣聞昔者聖人務理天下者美在太平太平之美者在於刑措臣伏見陛下務太平之理而未美太平之功賤臣頑微竊慼下列臣前蒙天恩召見恩制賜臣曰旣遇非常之主何不進非常之策臣草木微品天恩降休伏刻肌骨不敢忘捨今陛下創三皇之業務三皇之理大統已集神化光明

雖伏羲神農昔有天下誠未足比臣敢不竭節以効愚忠

臣聞自古聖王謂之大聖者皆云尚德崇禮貴仁賤刑刑措不用謂之聖德不稱嚴刑猛制用獄爲理者也故周有天下八百餘歲而惟頌成康漢有天下四百餘歲而獨稱文景皆由幾致刑措者也何則刑者政之末節非太平之資臣竊考之於天天貴生成驗之於人人愛生育旁稽於聖聖務勝殘皆不云以刑爲德者然則聖王養天下者固當上務順天下務濟人不天不人不可謂理故曰惟天爲大唯堯則之又曰唯天地萬物父母唯人萬物之靈亶聰

明作元后元后作人父母然則爲人父母固當貴於德養不可務於刑殺臣伏惟陛下聖德至大矣應天受命有三皇之功順人正位有三皇之業拜圖巡洛有三皇之符尊名顯號有三皇之册明堂神構萬象宣威風雨順時百穀昌熟可謂足爲萬代之規也今天下百姓抱孫弄子鼓腹以望太平之政矣陛下爲天地父母固將務德以順養之登於太和以協皇極今陛下之政雖盡善矣然太平之理猶屈於獄官何以言之太平之朝務上下樂化不宜亂臣賊子日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頑昧初謂

皆實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詔囚李珍等無罪明魏眞宰有功召見高正臣又重推元萬頃百寮慶悅皆賀聖明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掛於疎網者陛下務在寬典獄官務在急刑以傷陛下之仁以誣太平之政臣竊私恨之賴陛下又獨決天斷寬蕩羣刑死囚張楚金郭正一弓彭祖王令基等以凶惡之罪特蒙全活朽骨更肉萬死再生天地人祇實用同慶何以知之臣伏見去年八月以來天苦霖雨自陛下赦李珍等罪天朗氣晴又九月十八日明堂享會慶雲抱日五彩紛郁龍章竟天萬品咸觀宇宙同慶

又其月二十一日恩勅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爲景雲司刑官屬皆所共見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慶雲者喜氣也臣伏考之洪範驗之六經聖人法天天亦助聖休咎之應必不虛來陛下法天垂仁天助陛下仁化獄吏急法則慘而陰雨陛下赦罪則舒而陽和君臣歡娱則喜而見慶雲天意如此陛下豈可不承順之夫刑者怒也不可以承喜氣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況陛下明堂之理本以崇德配天之業不以務刑今垂拱法宫且猶議殺布政衢室而未措刑賤臣頑愚尚疑未可況巍巍大聖光宅

天下哉今者繫獄囚徒多極法者道路之議或是或非陛下何不悉召見之自詰其罪罪眞實者顯示明刑罪有濫者嚴誅獄吏使天下咸服人知政刑以淸太平之基用登仁壽之域豈非至德克明哉昔鄧太后以天降旱親決洛陽獄囚徒良史書之而以爲德況陛下大聖億萬超於鄧后者乎夫獄吏不可信多弄國權自古敗亡聖王所誡陛下萬代之業千載之名固不可使竹帛書之有虧於此也伏願熟察以美太平之風賤臣不勝愚懇忠憤之至輒投

諫匭昧死上聞

諫政理書

月日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陳子昂謹冒死稽首再拜獻書闕下臣子昂西蜀草茅賤臣也以事親餘暇得讀書竊少好三皇五帝霸王之經歴觀邱墳旁覽代史原其政理察其興亡自伏羲神農之初至於周隋之際馳騁數百年雖未得其詳而畧可知也莫不先本人情而後化之過此已往亦無神異獨軒轅氏之代欲問廣成子以至道之精理於天下臣雖竒之然其說不經未足信也至殷高宗亦延問傅說然纔救弊未能宏遠自此之後殆不足稱臣每

在山谷有願朝廷常恐没代而不得見也豈知霑沐聖化未天天年幸得遊京師覩皇風親逢大聖之詔布於天下問於賢士大夫曰何道可以調元氣賤臣孤陋誠未足知然臣竊觀自古帝王開政之原備矣未有能深思遠慮獨絕古今如陛下者也故賤臣不勝區區願竭固陋以聞見言之雖未足對揚天休然或萬一有可觀者敢冒昧闕庭奏書以聞伏惟皇太后陛下少加察焉臣聞之於師曰元氣者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之道莫大乎陰陽萬物之靈莫大乎黔首王政之貴莫大乎安人故

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則元氣正矣是以古先帝代見人之通於天也天之應乎人也天人相感陰陽相和災害之所以不生嘉祥之所以遂一作並作則一作遂觀象於天察法於地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人於是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故人得安其俗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陰陽大和元氣以正天瑞降地符昇風雨以時草木不落黿龍麟鳳在郊藪矣洎顓頊唐虞之間不敢荒寧亦克用理故其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人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和

之得也至夏德衰亡殷政微喪桀紂昏暴亂於天道殺戮無罪放棄忠良遂竭天下之力殫天下之貨作爲瑤臺起乎瓊室極荒淫之樂窮耳目之玩傾宮之女至數千人奇伎淫巧以億萬計信巫鬼聽讒邪遂爲糟邱酒池炮烙之刑一朝牛飲者三千人龍逄不勝其憂諫而死箕子不堪其憤因爲奴是以陰陽大乖天地震怒山川鬼神發見災異疾疫大興妖孽並作而桀紂不悔卒乃滅亡和之失也逮周文武創業順天應人誠信忠厚加於百姓德澤休泰興乎頌聲成康之時刑措三十餘年天人之道始和矣幽

厲之末復亂厥常苛慝暴虐詬黷天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人以愁怨疾厲爲作故其詩曰昊天不傭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後爲瘧爲瘵天地生人之理復悖於玆矣嗚呼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近者有隋氏亦不克終厥初隋高帝之有天下也以六合爲家方將對越天人傳之萬代至煬帝承平自以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欲窮宇宙之觀極遊宴之樂以爲人主之急務也於是乃鑿御渠決黃河自伊洛之閒而屬之揚州生人之力既弊天地之藏又洩煬帝方欣然以爲得計將後宮綵女數百千人遂

泛龍舟遊三江五湖之間當其得意也視天下如脫屣爾其後百姓騷弊災變數興吏人貪暴其政日亂陰陽感怒彗孛以出煬帝不悟自以爲天下安於泰山方率百萬之師而有事於遼東當時山東父子不得相保也天厭暴政人懷亂亡故遼東之役未歸而中國之難已起身死逆手宗廟以隳其故何哉逆天人之理也是以臣每察天人之際觀禍亂之由跡帝王之事念先師之說昭然著明信不欺爾不意陛下以大聖之慮見天人之心將欲調元氣之綱返淳和之治自非陛下合天地之德有日月之明誰能

眇然遠思欲求大和於元氣哉此昔者伏羲氏之所以本天人而爲三皇首也愚臣暗昧不勝大願願陛下爲大唐建萬代之策恢三聖之功傳乎子孫永作鴻業千百年間使繼文之主有所守也非甚無道不失厥嗣陛下可不務之哉臣伏見天皇大帝得天地之統封於泰山盛德大業與天比崇矣然尚未建明堂之宮遂朝上帝使萬代鴻業今猶闕然臣愚意者豈非天皇大帝知陛下聖明必能起中興之化留此盛德以發揮陛下哉不然何所與讓而未作也今陛下欲調元氣睦人倫躋俗仁壽興風禮讓捨此

道也於何理哉故臣不勝區區螻蟻之誠思願陛下念先帝之休意恢大唐之鴻業於國南郊建立明堂使宇宙黎元遐荒夷貊昆蟲草木天地鬼神粲然知陛下方興三皇五帝之事與天下更始不其盛哉昔者黃帝合宮有虞總章唐堯衢室夏后世室羣聖之所以調元氣理陰陽於此教也臣雖未學竊嘗聞明堂之制也有天地之則焉有陰陽之統焉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故順其時月而爲政則風雨時寒暑平萬物茂暢五穀登稔元氣不錯陰陽以和逆其時而爲政也則水旱

興疾疫起蟲螟爲害霜雹成災陰陽不和元氣以錯故昔者聖人所以爲教之大業也是以臣願陛下爲大唐建萬代之策者意在茲乎意在茲乎陛下若不以臣微而廢其言乞以臣此章與三公九卿賢士大夫議之於庭倘事便於今道不違古即請陛下徵天下鴻生鉅儒賢良豪傑之士博通古今皇王政理之術者與之按周禮月令而建之臣必知天下庶人子來不日而成也乃正月孟春陛下乘鑾輿駕蒼龍載青旂佩蒼玉從三公九卿賢士大夫鴻儒碩老衣冠之倫朝於青陽左个負斧扆憑玉几南面以聽

天下之政於是遂發大號宣布四方使各順十二月之令無敢有違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無失經紀以初爲常陛下遂躬藉田親蠶以勸天下之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天下之孝悌明訟恤獄以息天下之淫刑除害去虐以正天下之仁壽修文尚德以止天下之干戈察孝興廉以除天下之貪吏矜寡孤獨疲癃羸老不能自存者賑恤之後宮美人非三妃九嬪八十一御女之數者出嫁之珠玉錦繡雕琢技巧之飾非益於理者悉棄之巫鬼淫祀誑惑良人者禁殺之陛下務以至誠躬服質素以

爲天下先愚臣以爲不出數年之閒將見太平之化也天人之際既洽鬼神之望允塞然後作雅樂潔粢盛宗祀天皇於明堂以配上帝使萬國各以其職來祭豈不休哉臣伏惟陛下至德明聖未有能越行此道者也故臣竊以爲此化一成則人倫之道自睦刑罰之原自息兵革之事不興還淳之途可見仁壽禮讓稼穡農桑不言而自致也是以賤臣未得爲陛下一二論之何者聖人之教在於可大可久者故臣欲陛下振領提綱使天下自理也然臣竊獨有私恨陛下方欲興崇大化而不知國家太學之廢積歲

月矣堂宇蕪穢殆無人蹤詩書禮樂罕聞習者陛下明詔
尚未及之愚臣所以有私恨也臣聞天子立太學可以聚
天下英賢爲政教之首故君臣上下之禮於是興焉揖讓
樽俎之節於此生焉是以天子得賢臣由此道也今則荒
廢委而不論而欲睦人倫興禮讓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
豈可得哉況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
崩柰何天子之政而輕禮樂哉臣所以獨竊有私恨者也
陛下何不詔天下冑子使歸太學而習業乎斯亦國家之
大務也臣愚蒙所言事末曲盡者恐煩聖覽必陛下恕臣

昏愚請賜他日别具奏聞

諫用刑書

將仕郎守麟臺正字臣陳子昂謹頓首冒死詣闕上疏臣本蜀之匹夫宦不望達陛下過意擢臣草莽之下升在麟臺之閣光寵自天卓若日月微臣固陋將何克負然臣聞忠臣事君有死無二懷佞不諫罪莫大焉況在明聖之朝當不諱之日方復鉗口下列俛仰偷榮非臣之始願也不勝愚惑輒奏狂昧之說伏惟陛下少加察焉臣聞古之御天下者其政有三王者化之用仁義也霸者威之盛權智

也强國脅之務刑罰也是以化之不足然後威之威之不變然後刑之故至於刑則非王者所貴矣況欲光宅天下追功上皇專任刑殺以爲威斷可謂策之失者也臣伏覩陛下聖德聰明遊心太古將制靜宇宙保乂黎人發號施令出於誠慊天下蒼生莫不想望聖風冀見神化道德爲政將待於陛下矣且臣聞之聖人出治必有驅除蓋天人之符應休命也日者東南微孽敢謀亂常陛下順天行誅罪惡咸服豈非天意欲彰陛下神武之功哉而執事者不察天心以爲人意惡其首亂倡禍法合誅屠將息奸源窮

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冀以懲創觀於天下逆黨親屬及其交遊有跡涉嫌疑辭相逮引莫不窮捕考訊枝葉蟠挐大或流血小禦魑魅至有奸人熒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冀圖爵賞叫一作刑於闕下者日有數矣於時朝廷惶惶莫能自固海內傾聽以相驚恐賴陛下仁慈憫斯危懼賜以恩詔許其大功已上一切勿論時人獲泰謂生再造愚臣竊亦欣然賀陛下聖明得天下之機也不謂議者異見又執前圖比者刑獄紛紛復起陛下不深思天意以順休期尚以督察爲理威刑爲務使前者之詔不

信於人愚臣昧焉竊恐非三皇五帝伐罪弔人之意也臣竊觀當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曩屬北胡侵塞西戎寇邊兵革相屠向歷十載關河自北轉輸幽燕秦蜀之西馳騖湟海當時天下疲極矣重以大兵之後屢遭凶年流離饑餓死喪畧半幸賴陛下以至聖之德撫寧兆人邊境獲安中國無事陰陽大順年穀累登天下父子始得相養矣故揚州構禍殆有五旬而海内晏然纖塵不動豈非天下蒸庶厭凶亂哉臣以此卜之知百姓思安久矣今陛下不務元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欲以察察爲政肅

理寰區臣愚暗昧竊有大惑且臣聞刑者政之末節也先
王以禁暴整亂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幸安萬物思泰陛
下乃以末節之法察理平人臣愚以爲非適變隨時之議
也頃年以來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輩大抵所告皆以
揚州爲名及其窮究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儌
訐他事亦爲推劾遂使奸惡之黨決意相讎睚眦之嫌即
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雲或謂陛
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寧所臣聞自非聖人
不有外患必有內憂物理之自然也臣不敢以遠古言之

請借隋而況臣聞長老言隋之末代天下猶平煬帝不龔窮毒威武厭居皇極自總元戎以百萬之師觀兵遼海天下始騷然矣遂使楊元感挾不臣之勢有大盜之心欲因人謀以竊皇業乃稱兵中夏將據洛陽哮闞之勢傾宇宙矣然亂未踰月而首足異處何者天下之弊未有土崩蒸人之心猶望樂業煬帝不悟暗忽人機自以為元惡既誅天下無巨猾也皇極之任可以刑罰理之遂使兵部尚書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內豪士無不罹殃遂至殺人如麻血流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為亂矣於是蕭銑朱粲

起於荊南李密竇建德亂於河北四海雲搖遂並起而亡隋族矣豈不哀哉長老至今談之委曲如是臣竊以此上觀三代夏殷周興亡下逮秦漢魏晉理亂莫不皆以毒刑而致敗壞也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何者刀筆之吏寡識大方斷獄能者名在急刻文深網密則共稱至公爰及人主亦謂其奉法於是利在殺人害在平恕故獄吏相戒以殺爲詞非憎於人也而利在已故上以希人主之旨下以圖榮身之利徇利既多則不能無濫濫及良善則淫刑逞矣夫人情莫不自愛其身陛下以此察之豈能無濫也寃

人吁嗟感傷和氣和氣悖亂羣生癘疫水旱隨之則有凶年人既失業則禍亂之心怵然而生矣頃來亢陽僭候密雲不雨農夫釋耒瞻望嗷嗷豈不由陛下之有聖德而不降澤於下人也倘旱遂過春廢於時種今年稼穡必有損矣陛下何不敬承天意以澤恤人臣聞古者明王重慎刑罰蓋懼此也書不云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陛下柰何以堂堂之聖猶務強霸之威哉愚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且愚人安則樂生危則思變故事有招禍而法有起奸倘大獄未休支黨日廣天下疑惑相恐無辜人情之變不可不

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江充行詐作亂京師致使太子奔走兵交宮闕無辜被害者以千萬數劉氏宗廟幾傾覆矣賴武帝得壺關三老上書廓然感悟夷江充三族餘獄不論天下少以安爾臣讀漢書至此未嘗不為戾太子流涕也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伏願陛下念之臣不避湯鑊之罪以螻蟻之命輕觸宸嚴臣非不惡死而貪生也誠恐負陛下恩遇臣不敢以微命蔽塞聰明亦非敢欲陛下頓息刑罰望在恤刑爾乞與三事大夫圖其可否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無以臣微而忽其奏天下幸甚臣

子昂誠惶誠恐死罪死罪

中宗人冤獄書

臣聞古人言爲國忠臣者半死而爲國諫臣者必死然而至忠之臣不避死以諫主至聖之主不惡直以廢忠臣幸逢陛下至聖大明好忠愛直每正言極諫特見優容今陛下方御寶圖以臨陽館崇闡元化寧濟蒼生固臣精心潔意願陛下至德與三皇比矣然臣伏見陛下有至聖之德左右無至忠之臣使上下不通內外壅隔臣竊懼之恐後代或以爲聖朝無至忠之臣故臣敢冒萬死越職上奏伏

乞天恩寬臣喘息畢盡忠言臣聞上有聖君下無枉臣昔舜誅四凶堯不罪舜周公誅管蔡成王不罪周公霍光誅燕王昭帝不罪子孟何者此數公皆爲國討賊爲君殄讎假雖擅權猶不可罪況奉君命而執法者乎臣伏見宗人嘉言有至忠之誠抱徇公之節執法不撓爲國殄讎頃者逆子賊臣陰搆禍難潛圖密計將危社稷當時逆節初露朝野震驚賴陛下神武之威天機電斷得奉聖決恭順天誅不顧軀命不避彊禦唯法是守唯惡是讎幸能察罪明辜窮奸極黨使伏法者自首情實天衢得以清泰萬國得

以懽寧誠是陛下神斷之明抑亦盡忠之効陛下所以自監察御史擢拜爲鳳閣舍人者豈不以表其臣節報其竭誠使天下之人知其忠懇者也當此之時忠必見信行必見明自謂專一事君無貳也今乃遭誣罔之罪被搆架之詞陷見疑之辜困無驗之告幽窮詔獄吏不見明肝血赤心無所控告母年八十老病在牀抱疾喘息朝不保夕今日身幽獄戶死生斷絶朝蒙國榮夕爲孤囚臣竊痛之頃者至忠而今日受賂辜負聖主憂及慈親誠足痛恨臣比者固知不免此禍不能度德量力貪榮昧進以訟受服譏

能免尤向使辭寵讓榮陳力就列雷同衆輩勤恪在公與全軀保妻子之臣恭默聖代臣固知今日未招此患何者古人云盜憎主人被堯誅者不能無怨頃來執法誅罪多是國之權豪父讎子怨豈可勝道親黨陰結同惡相從假使爲脯肉爲菹醢宗誅族滅肝腦塗地彼凶讎也未足以快其心況蒙國寵榮位顯朝列凶讎切齒怨讟何窮臣竊恐今日之辜已是讎怨者相結搆矣陛下至聖明察豈不爲之降照哉倘萬一讎誣濫罪使凶嚚者得計忠正者見辜爲賊報讎豈不枉苦夫孤直者衆邪之所憎至公者羣

惡之所疾寡不敵衆孤不勝羣羣誣成罪聖不能救自古所有非止於今古者吴起事楚抑削庶族以尊楚君楚國既強吴起蒙戮商鞅事秦專討庶孽以明秦法秦國既霸商鞅極刑鼂錯事漢諸侯咸彊七國驕奢將淩王室錯削弱其勢以尊漢景帝不悟惑奸臣之說遂族滅鼂氏以此三臣豈不盡忠願保其君然而身死族亡爲雠者所快皆當代不覺而後代傷之聖主明君可不謂之痛傷邪臣以嘉言雖無三子之智竊恐獲罪或與之同伏惟陛下仁慈矜憐憫察其忠且臣聞漢高祖謀楚與陳平四萬金及其

爲帝不問金之出入何者立大功者不求小疵有大忠者不求小過所謂聖主之至道者也陛下豁達大度至聖寛仁觀於漢祖固已遠矣齷齪小吏何足爲陛下深責哉伏願天恩矜愚赦罪念功補過乞將終養老母獲盡餘年豈非聖主之恩仁君之惠有禮有訓善始善終哉臣於嘉言親非骨肉同姓相善臣知其忠然非是邱園之賢道德之茂大雅明哲能保其身假使獲罪於天身首異處蓋如一螻蟻爾亦何足可稱然臣念其曾一日承恩蒙聖主驅使而不以赤誠取信今乃負罪見疑臣實痛之恐累聖主之

明傷其老母之壽身汚明法爲後代所悲臣知其忠豈能無惜所以敢冒萬死乞見矜憐臣若言非至忠苟有僥倖請受誅斬伏表惶怖魂魄飛揚

諫曹仁師出軍書

臣伏見詔書發懷遠軍令郎將曹仁師訊勒以征凶醜臣聞古之天子方建大禮必先振兵釋旅以告成功故漢孝武皇帝將封禪乃徵精卒十萬北巡朔方畧地而還此葢遵古先哲王之禮也今神皇陛下應天受籙將欲郊祭天地巡拜河洛建明堂朝萬國斯邁古之盛禮也誠合式遵

舊典耀武塞上畢境而還臣猶慮曹仁師未識典禮肆兵長驅窮極砂磧不恤士馬專以務得爲利不以全兵爲上今朝廷百寮雖有疑者無敢言之臣誠愚昧不識忌諱曾聞事君之道所貴盡心心以爲非安可不言臣料仁師到雲内城發兵之日合至九月初到突利城迴兵之日合至十月初胡地隆冬草枯泉涸南中士馬不耐祁寒計仁師所將之馬從靈州常時所發之處却迴到雲内城已行四千餘里雲内城中又先未支度馬旣疲瘦經冬無粟以臣愚算十不存二若送南中散就諸州路程益遠疲瘦更極

以臣愚算十不存五紫蒙之軍類例相似且仁師此行計遲發速至於應會不甚精備以臣計料恐未成功脫若功未克成士馬先喪盡中土求市卒又難得且自古與匈奴戰非士馬相資不可臣恐馬既虛用致盡賊又竄遠未平但慮後之謀臣悔於今事且古來絶漠多喪士馬非臣臆度輒敢陳聞昔漢室以衛青出塞是時漢馬三十萬疋旋師之日唯餘四萬四十年不得事匈奴葢由此也臣願陛下考驗前古取臣愚誠望與三公大臣審更詳議

復讎議狀

臣伏見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吏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議曰先王立禮所以進人也明罰所以齊政也夫枕干讎敵人子之義誅罪禁亂王政之綱然則無義不可以訓人亂綱不可以明法故聖人修禮理內飭法防外使夫守法者不以禮廢刑居禮者不以法傷義然後能使暴亂不作廉恥以興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竊見同州下邽人徐元慶（一作徐君光）先時父爲縣吏趙師韞所殺元慶鬻身庸保爲父報讎手刃師韞束身歸罪雖古烈者亦何以多誠足以激清名教旁感忍辱義士之靡

者也然按之國章殺人者死則國家畫一之法也法之不二元慶宜伏辜又按禮經父讎不同天亦國家勸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慶不宜誅然臣聞昔刑之所生本以遏亂仁之所利蓋以崇德今元慶報父之仇意非亂也行子之道義能仁也仁而無利與亂同誅是曰能刑未可以訓元慶之可顯宥於此矣然則邪由正生理必亂作昔禮防至密其弊不勝先王所以明刑本實由此今儻義元慶之節廢國之刑將爲後圖政必多難則元慶之罪不可廢也何者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聖人作始必

圖其終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全其政也故曰信人之義其政必行且夫以私義而害公法仁者不爲以公法而徇私節王道不設元慶之所以仁高振古義伏當時以其能忘生而及於德也今若釋元慶之罪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而虧其義非所謂殺身成仁全死無生之節也如臣等所見謂宜正國之法寘之以刑然後旌其閭墓嘉其徽烈可使天下直道而行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謹議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十四目錄

陳子昂 六

陳子昂六

為建安王與遼東書

月日清邊道大總管建安郡王攸宜致書於遼東州高都督蕃府賢甥某至仰知破逆賊孫萬斬十有餘陣并生獲夷賊一千人三軍慶快萬里同歡都督體英偉之才抱忠義之節遂能身先士卒為國討讎以數百之兵當二萬之寇指麾電掃逆黨雲銷非都督智勇過人威名遠振誰能以少擊衆陷醜摧兇使國家無東顧之憂是都督之力也

賢甥俊酷似其舅遂能與某等應機破敵効節立功此已各賞金帶緋袍薄荅誠効更自錄奏擬加榮官願都督遠知此意也今賊饑餓災疊日滋天降其殃盡滅已死人厭其禍萬斬方誅營州士人及城傍子弟近送密款準待官軍某令將蕃漢精兵四十萬衆剋取某月日百道齊驅分五萬蕃漢精兵令中郎將薛訥取海路東入舟檝已具來月亦發請都督勵兵秣馬以待此期共登丸山看殄凶虜書勛竹帛開國傳家是都督建功之日也中閒剋期同會當更別使知聞正屬有軍事未能委曲初春向暖願動靜

勝常所是都督官屬及大首領并左右立功人等並申此問相見在近豫以慰懷

爲建安王荅王尚書送生口書

使至所傳斬首及生擒獲馬等具如來狀仰以欣快三軍共之狡寇逋誅此來擒馘師徒企踵爭望先鋒尚書遠略英謀臨機果斷潛制凶醜梟首伏辜在此諸軍實增募勇既壯尚書之節又美先登之功幽州士人尤以慶快破竹之勢自此爲階某方擐甲負戈爲尚書後列登高臨陣坐觀俘虜此期在即豫以慰懷初春猶寒願保休勝裨將已

下各慰問之云云

為建安王與諸將書

使至辱書仰知都督率兵馬摧破凶虜遠聞慶快實慰永懷非公等忠勇兼資統率多算同心戮力殉節忘軀以剋翦逋兇揚國威武在此將士聞公等殊戰賊不當鋒莫不西望憤勇欽羨獨剋甚善甚善即日契丹逆醜天降其災盡病水腫命在旦夕營州饑餓人不聊生唯待官軍即擬歸順某此訓勵兵馬襲擊有期六軍長驅此月將發恨不得與諸公等共觀諸將斬馘獻俘旦夕嚴寒願各休勝契

丹破了便望迴兵平殄點啜與公等相見有日預以慰懷臨使怱怱書不盡意

爲建安王與安東諸軍州書

日月淸邊道行軍大總管建安郡王攸宜致書安東諸州刺史幷諸將部校官屬等初春猶寒公等久統兵馬勤國扞邊不至勞弊也某如常比賊中頻有人出來異口同詞皆云逆賊李盡滅已死營州饑餓人不聊生諸蕃首領百姓等唯望官軍即擬歸順前後繼至非止一人某先使人向營州䟽迴具得父老簽狀云賊勢窮蹙去正月上旬有

妖星落孫萬斬營中其聲如雷賊黨離心各以猜貳天殃
如此人事又然平殄凶渠正在今日大軍即以二月上旬
六道並入指期𠑽翦同立大勛請公等訓勵兵馬共爲掎
角開國封侯其機在此幸各勉力以圖厥功尋當更使人
續往先此不具

爲建安王荅王尚書書

使至辱書知初出黃龍即擒白鼠凶賊滅兆事乃先徵凡
百士衆莫不喜躍鼠者坎精穿竊爲盜夜遊晝伏乃是其
常今白日投軀素質委命賊降之象理必無疑近再有賊

中信來親離衆潰期在旦夕尚書宜訓兵勵士秣馬嚴威因此凶亂之機乘其敗亡之勢事同破竹無待蓍茅坐聽凱歌豫用欣慰

與韋五虛已書

命之不來也聖人猶無可柰何況於賢者哉僕嘗竊不自量謂以為得失在人欲揭聞見抗衡當代之士不知事有大謬異於此望者乃令人慚愧悔赧不自知大笑顛蹶怪其所以者爾虛已足下何可言邪夫道之將行也命也道之將廢也命也子昂其如命何雄筆雄筆棄爾歸吾東山

無汨我思無亂我心從此遁矣屬病不得面談書以述言

子昂白

爲蘇令本與岑內史啟

某啟某聞子以母貴自古通方禮以親榮在昔恒理豈非

奉上之道休泰必同膝下之恩親愛先及伏惟尊舅寵居

密戚位列崇班實富貴於當今允尊榮於前代居得言之

地據至要之途九族同欣皆憑於舜聘六親咸賴仰沐於

恩波莫不拂拭其羽儀增長其光價某自末器忝在甥徒

早蒙撫育之恩不殊骨肉之愛自痛無福家禍遂纏爰在

孤遺載延慈眷愛同諸子禮越常流遂得教訓成人策名從宦舅又曲垂顧念恩甚庭闈渭陽之情實多荷戴猥以庸薄叨累周行自委質戎班昭名果毅經今一十三歲矣而竟未一遷仰望儕流莫不皆居顯位旋觀時輩亦以冊歷榮班獨某一人空嗟留滯雖命途乖舛良或甘心然親貴盈朝豈忘提獎所以仰瞻恩惠不棄於疎微冀降慈流有憐於孤賤伏願舅大宏收採之眷特垂咳唾之恩矜憫小子使得宦及朋友寵以親榮私門載昌幽冥是賴豈不幸甚豈不幸甚無任企仰之至謹奉啟不宣某再拜

上薛令文章啓

某啓一昨恭承顯命垂索拙文祗奉恩榮心魂若厲幸甚幸甚某聞鴻鍾在聽不足論擊缶之音太牢斯烹安可薦羹藜之味然則文章薄伎固棄於高賢刀筆小能不容於先達豈非大人君子以爲道德之薄哉某實鄙能未窺作者斐然狂簡雖有勞人之歌悵爾詠懷曾無阮藉之思徒恨跡荒淫麗名陷俳優長爲童子之羣無望壯夫之列豈圖曲蒙榮獎躬奉德音以小人之淺才承令君之嘉惠豈不幸甚豈不幸甚伏惟君侯星雲誕挺一作秀金玉閒成衣

冠禮樂範儀朝野致明君於堯舜皇極允諧當重寄於阿衡中階協泰非夫聰明博達體變知機如其仁如其仁方當拔俊賞奇使拾遺補闕坐開黃閣高視赤松然後與稷契夔龍比功並德豈徒蕭曹魏丙屑屑區區而已哉某實細人過蒙知遇顧循微薄何敢祗承謹當畢力竭誠策駑磨鈍期効忠以報德奉知己以周旋文章小能何足觀者不任感荷之至

金門餞東平序

昔者漢朝卿士供帳餞於東都晉國名賢傾城祖於西郊

雖時稱盛觀而人非帝族東平紫微英冑朱邸天人蘊岐嶷之瓌姿得山河之寶氣劉君愛士常致禮於幽人曹植論文每交歡於數子屬鑾輿拜日來朝太室之前玉檢停刊言返章華之路羣公以眷深王粲思邀祖道之歡下走以遇重荀慈謬奉芳筵之醴於時青陽二月黃鳥羣飛殘霞將落日交暉遠樹與孤烟共色江山萬里眇然荊楚之塗城邑三春去矣伊瀍之地旣而朱軒不駐綠蓋行遥琴罇之清讌巳疲珠玉之芳言未贈請各陳志以序離襟

梁王池亭宴序

子昂少游白屋未歷朱門聞王孫之游空懷春草見公子之興每隔青霄弋陽公座辟青軒飾開朱邸金筵玉瑟相邀北里之歡明月琴罇即對西園之賞鄙人幽介酒醴知慚王子愛才文章見許白日巳馳歡娛難恃平生之樂其在兹乎

薛大夫山亭宴序

夫貧賤之交而不可忘珠玉滿堂而不足貴閉門無事對黃卷以終年高論不疲逢故人而永夜薛大夫其人也下官昔承顔色早蒙車騎之知晩接恩光不異平津之舊蔡

邑書史許以相資張載文章見稱於代爾其華堂别業秀木清泉去朝廷而不遥與江湖而自遠名流不雜既入芙蓉之池君子有鄰還得芝蘭之室披翠微而列坐左對青山俯盤石而開襟右臨澄水斟緑酒弄清絃索皓月而按歌追涼風而解帶談高趣逸體静心閑神眇眇而臨雲思飄飄而遇物林軒寂寞星漢縱横思欲垂汗漫而羣遊與真精而合契歡窮興洽樂往悲來悵鸞鶴之不存哀鵷鳩之久没徘徊永歎慷慨長懷東方明而畢昴升北閣曙而天雲静悲夫向之所得已失於無何今之所遊復羈於有

物詩言志也可得聞乎

別中岳二三真人序 時龍集乙未十二月二十日

夫愛名山歌長往世有之矣放身霄嶺宴景雲林早俗不可得而聞時士不可得而見則吾欲高視終古一笑昔人嵩山有二仙人自浮邱公王子晉上朝玉帝遺跡金壇鳳簫悠悠千載無響吾每以是臨霞永慨撫膺歎息常謂烟駕不逢羽人長往去囂世走青雲登玉女之峰窺石人之廟見司馬子微馮太和霓裳眇然冥壑獨立真朋羽會金漿玉液則有楊仙翁一作公 元默洞天賈上士幽棲牝谷玉

笙吟鳳瑶衣駐鶴方且迷軒轅之駕期汗漫之遊吾亦何人躬接兹賞實欲執青節從白蜺陪飲崑崙之庭觀化元元之府宿心遂矣冥骨甘焉豈知瓊都命淺金格道微攀倒景而迷途顧中峯而失路塵縈俗累復汨吾和仙人眞侶永幽靈契翳青芝而延佇遥會何期結丹桂而徘徊遠心空絶紫烟去黄庭極仰寥廓而無光視寰區而寡色悠悠何往白頭名利之交咄咄誰嗟元運盛衰之感始知楊朱歧路墨翟素絲尚平辭家而不歸鮑焦抱木而枯死可以慟可以悲古人之心吾今得之也

送吉州杜司戶審言序

嗟夫德則有鄰才不必貴昔有耕於巖石而名動京師詞感帝王乃位卑武騎夫豈不遭昌運哉蓋時命不齊奇偶有數當用賢之世賈誼竄於長沙居好文之朝崔駰放於遼海況大聖提象羣臣守規杜司戶炳靈翰林研幾策府有重名於天下而獨秀於朝端徐陳應劉不得劘其壘何王沈謝適足靡其旗而載筆下寮三十餘載秉不羈之操物莫同塵含一作合絕唱之音人皆寡和羣公愛禰衡之俊留在京師天子以桓譚之非讁居外郡蒼龍閣茂扁舟入

吳告别千秋之亭迴棹五湖之曲朝廷相送駐旌蓋於城隅之子孤遊𦾨風飄於天際白雲自出蒼梧漸遠帝臺半隱坐隔丹霄巴山一望魂斷綠水於是邀白日藉青蘋追瀟湘之遊寄洞庭之樂吳歈楚舞右琴左壺將以緩燕客之心慰越人之思杜君乃挾琴起舞抗首高歌哀皓首而未遇恐青春之蹉跎且欲擕幽蘭結芳桂飲石泉以節味詠商山以卒歲返耕餌朮吾將老焉羣公嘉之賦詩以贈凡四十五人具題爵里

冬夜宴臨邛李錄事宅序

下官遊京國久矣接軒裳衆矣池臺鍾鼓雖有會於終朝琴酒管絃未窮歡於永夕豈非殊我親愛異我風謠而使臨堂有懷聞樂增歎者也何功曹舊州耆老迹尚於沈冥李錄事吾土賢豪義多於遊俠高軒置酒甲第迎賓絲竹紛於綺窗琅玕盛於雕俎樓臺若畫臨故國之城池軒蓋如雲總名都之車馬於是乘興自此而遊安得不放意留歡遺老忘死金壺漏晚銀燭花微北林之烟月無光南浦之星河向曙赤車使者下官雖謝於古人錦里名家羣公豈慙於昔彥我之懷矣實在於斯同賦一言俱爲四韻

忠州江亭喜重遇吳參軍牛司倉序

日月交分春秋代謝昔歲居單閼適言別於茲都今龍集昭陽復相逢於此地山川未改容貌俱非敘名宦而猶嗟問鄉關而不樂雲天遂解琴酒還開新交與舊識俱歡林壑共烟霞對賞江亭迴瞰羅新樹於階基山樹遥臨列羣峰於戶牖爾其丹藤綠篠俯映長筵翠渚洪瀾交流合座神融興洽望真情高覺清溪之仙洞不遥見蒼海之神山乍出既而行舟有限嗟此會之難留別日無期歎分岐之易遠徘徊北渚惆悵南津江陵之道路方賒巴徼之雲山

漸異嗟乎離言可贈所願保於千金別曲何謡各請陳於
五際

暉上人房餞齊少府使入京府序

永淳二年四月孟夏東海齊子宦於此州雖黃綬位輕而
青雲器重故能委邦君而坐嘯屈刺史而知名屬乎鑾駕
巡方諸侯納貢將欲對揚天子命我行人執玉帛而當朝
擁騑驂而戒道指途河渭發引岷嶓粤以丙丁之日次於
暉公別舍盍言離也爾其巖泉列坐竹樹交筵吐青藹於
軒窗棲白雲於左右參差池榭亂山水之清陰繚繞階庭

雜峰崖之異勢入禪林而避暑肅風景於中林開水殿而追涼徹氛埃於戶外瑤琴合奏翠竿時行譚窈窕於天人極留連於晷刻既而歡樂極良辰征攀白日而不迴唱浮雲而告別山光黯黯凝綠樹之將曛嵐氣沈沈結蒼雲而遂晚雖同交未阻風月可留岐路方乖關山成恨嗟乎朝廷子入期富貴於崇朝林嶺吾棲學神仙而未畢青霞路絕朱紱途遙言此會之何時願相逢而詎代永懷千古豈知仁者之交凡我三人盍崇不朽之迹斯文未喪題之此山同疏六韻云爾

送麴郎將使默啜序

蓋北夷不羈之日久矣天子垂元默穆皇風而狼居革心蟻伏請職歲一月上將恤戎乃以金章假麴公爲司賓卿載馳錦車諭意雲幕且欲頓單于之膝受呼韓之朝不踰青春復命紫闕其忠臣烈夫之節感激壯矣朝廷以赴此絶國追送近郊登熊山望燕塞黃雲千里亭臯悠然僉曰賦詩絶句以贈

偶遇巴西姜主簿序

子疲爾永久未嘗解顔正欲登高山望遠壑揮斥幽海以

劘太清姜主簿倏自縣中至於林下乃飾琴酒之事雜文章之娛將蠲我憂積靡取樂夫浩浩之白不可獨也青春之詩又誰咎也逢太平之化寄當年之歡同人在焉而我何歎南國橘柚陽月初榮北梁山水良辰復別揮手何贈詩以永言云爾

餞陳少府從軍序

夫歲月易得古人疾没代不稱功業未成君子以自強不息豈非懷其寶思其用然後以取海內之名以定當年之策展其才力受以驅馳少府叔鳳彩龍章才高位下班超

遠慕毎言關塞之勳梁竦長懷恥爲州縣之職屬胡兵犯塞漢將臨邊裔君用耕戰之謀充國起屯田之策皇華出使言收疆埸之功白水開筵遂爲雲雨之别爾其蒼龍解角朱鳥司辰溽景薰一作蒸天炎光折地山川漸遠行人動游子之歌罇酒未空送客起貧交之贈嗟乎楊朱所以泣岐路蘇武所以悲絶國古之來矣盍各言志以敘離歌

窅冥君古墳記銘序 爲張昌寧作

神功元年龍集丁酉我有周金革道息寶鼎功成朝廷大寧天下無事皇帝受紫陽之道延訪玉京羣臣從白雲之

遊載馳瑶水笙歌入至元鶴飛來時余以銀青光祿大夫忝在中侍擁青旄之節陪翠鸞之旗昔奉車子侯獨隨武帝昌明爲御每侍軒遊比之今日未足多幸是時屢從嚴祀遥謁祕封嘗覩衆靈如雲羣仙蔽日乃仰感王子晉俯接浮邱公行吹洞簫坐弄雲鳳竊欲邀羽袂導鸞輿求不死於金庭保長生於玉冊上以尊聖壽下以息微躬因登緱山望少室尋古靈跡擬刻眞容得王子晉之遺墟在永水之層曲且欲開石室營壽宮庀徒方興畚鍤攸作乃得古藏焉其藏上無封墳內有甓瓦南北長二丈二尺東西

濶八尺中有古劒一長尺餘銅椀一并瓦器二其器文彩怪異非蟲篆雕斵所能擬也又有古五銖錢朱漆片數十枚初開時文彩可見及棖撥之應手灰滅既無年代銘誌不知爵里官族參驗其事已曽為人所開於是撫之永懷念昔増窻始知有形必弊渉器則毀鍾鼎玉帛非度世之資名位寵章為累眞之府未能獨立物表超世長存與日月齊光天地比壽非天道乎君窅窅冥冥久幽珍藏迨此昭發豈不欲感示元契竒暢靈期昔王喬古墳惟留一劒令威荒塚又歎千年起予道心在乎此仰惟聖主仁慈恩

被草木陽和揜骼既昭國典至德埋胔又在周令今此藏虧露誠感仁惻謹歷吉日協良辰即以其年十月甲子朔具物備容還定舊壙豚雞在奠犧罇若歆哀其銘誌磨滅姓位不顯乃錫之名曰窅冥君其銘曰銘入薛稷

為建安王誓衆詞

諸總管部將旗長隊正各聽命夫聖人用兵以伐有罪奸慝竊命戎夷不龔則必肆諸市朝大戮原野我皇周子毓萬國寵綏百蠻遐荒戎狄莫不率職聚兵帥衆非欲勞人蓋逆不可縱亂不可長所以屈己推轂垂涕泣辜誠恐蒼

生顛墜塗炭今契丹凶羯敢亂天常爲封豕長蛇薦食上國玉帛皮幣弃而不貢名器正朔僭而有謀乃將紿神虐人暴殄天物故皇帝命我肅將王誅今大師已集方將問罪公等諸將及士卒已上須各嚴職事肅恭天命契丹凶賊本爲中國奴隸昏狂不道勞我師徒今與公等及士卒久勤干戈冒犯霜露夫四郊多壘士大夫之恥褭爾兇狡一鈕可屠況皇帝義兵剋期誅翦此猶太山壓卵鴻毛在爐今日之伐須如雷霆之震虎豹之擊搴旗斬馘掃孽除凶上以攄至尊之憤下以息邊人之患鼓以作氣旗以應

機公等各宜戮力務當其任若能奮不顧命陷堅摧鋒金紫玉帛國有重賞若進退留顧向背失機斧鉞嚴誅軍有大戮各宜勉勵無犯典刑

座右銘

事父盡孝敬事君端忠貞兄弟敦和睦朋友篤信誠從官重恭慎立身貴廉明待士慕謙讓莅民尚寬平理訟惟正直察獄必審情謗議不足怨寵辱詎須驚處滿常憚盈居高本慮傾詩禮固可學鄭衛不足聽幸能修實操何俟釣虛聲白珪玷可滅黃金諾不輕秦穆飲盜馬楚客報絕纓

言行既無擇存殁自揚名

燕然軍人畫像銘 并序

龍集丙戌有唐制匈奴五十六載蓋署其君長以郡縣畜之荒服賴寧古所莫記是歲也金微州都督僕固始桀驁惑亂其人天子命左豹韜衛將軍劉敬周發河西騎士自居延海入以討之特勑左補闕喬知之攝侍御史護其軍事夏五月師舍於同城方絶大漠以臨瀚海君子曰兵者凶器仁者惡之醜虜猖狂厥自招咎今至尊不得已而順伐嘗聞西方之聖有能仁者凶吉之業各報以直則使元

惡授首羣毗不孤兵無血刃荒戎底定豈不在於大雄乎

諸將部校僉曰允哉將軍乃飭躬率士卒因古祠廟圖畫

形容有古之彌勒像也天人備容丹青畢彩蓋以昭乎景

福也乃作銘曰

耀天兵兮征荒服絕雲漠兮出元極白羽旆兮青雲旗簫

鼓鳴兮士馬悲顧左右兮浮屠道備丹青兮妙天寶功旣

畢兮業旣成神之來兮福冥冥

唐故朝議大夫梓州長史楊府君碑銘

君諱越字復珪宏農仙掌人也其先帝高辛氏之裔周有

天下晉授其封至宣公伯喬早基楊國若乃彤弓旅矢巨鬯赤茀則禮命之樂歌之崇天王之寵光保元侯之休祉其後十六代有楊寶者天錫黃鳥授以白環若曰命君子孫世登三事迨震秉彪賜四代五公烈光昭於漢室盛德充於海內金圭銘鼎至今爲宏農世家也高祖椿魏尚書右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司徒公進位太保加侍中給後部鼓吹致仕歸邑賜安車駟馬傳制二人可謂國之元老帝之師臣功成名遂社稷之寶曾祖思善齊通直散騎常侍贈中書侍郎祖敬通鎮遠將軍鄭州治中邛州別駕父君

同隨蒲州芮城縣令皆國書舊史烈乎名節公即芮城府君之第二子也少而沖嶷苦節眞素禮非玉帛室有琴書聞少連之風而悅之庶乎身中權行中清上以察乎道下以敦乎物不應州郡之命而有金玉之心嘗歎曰以明月珠彈千仞雀吾不能也於是觀寶龜之象心滅朶頤探金虎之文志存幽履遂去家遁於嵩山經十餘年丹山白雲之志眇然矣屬太宗文武聖皇帝初臨天下物色幽人焚山牓道網羅遺逸君子若曰天下有道可以見矣於是始以角巾應命褐衣詣闕陳大道之宏謨論至言之閫奥帝

曰俞爾言乃可厎行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今南山近塞北漠連胡石州邊烽皇化未謐汝往欽哉輯乃人禦乃敵以息匈奴之患始解褐授石州方山縣令樽俎在堂干旄在階布大信於獯戎示折衝於衽席威名震曜乃升聞也有勑徵授憲臺監察御史繡衣始拜珥筆昇朝臺閣以之生風豪貴由其斂手又勑直中書待制未幾又遷祕書郎直中書省如故遊鳳凰之池觀蓬萊之府是天下之榮踐也又轉宗正寺丞居歲餘帝思南史之才將崇東觀之美又遷起居郎加騎都尉龍朔中天子將觀兵於東夷以復

先帝之業凡居中者多出守旁郡是歲授公朝散大夫除冀州司馬又轉魏州司馬皆知州事於時天下雌韓而雄魏壯武而柔文公始厭承明初臨外郡探丸堊面犯禁崇姦欲嘗朱博之能以觀龔遂之政公深鈎潛往英機立斷短服褚裾於是乎理麟德初兼梓州長史葢在華之南區彭之北鄙人豪俗侈政削公腴攢六國之遺毗雜三巴之奥壤公下車問俗觀風立政先之禮讓教以詩書抑浮窳禁蠹食至於堂叩鐘磬家擅山川莫不爲之節制行其典禮來暮之頌復起於斯時高宗大帝方接千載之統外中

太山玉帛雲趨朝者萬國公預陪金蹕侍拜瑤壇白雲既封皇慶斯洽加朝散（一作議）大夫餘官如故東山拜命西駕未歸逢太歲之臨辰感殷楹之夢奠遇疾薨於官舍時年六十四嗚呼哀哉遺令薄葬不藏珠玉唯孝經一卷堯典一篇昭示後嗣不忘聖道即以某年月日葬於西嶽習仙鄉登仙里之西麓遵遺命也嗣子嘉賓等哀號泣血柴骨欒心緬惟罔極之恩思崇永錫之道以為吾邱子（疑一作于）没無助冥因季由之歎空勤負米於是考羣聖之典探衆妙之門求所以昭報幽扃贊祉冥籍則云金仙慈救寶手來

迎若德崇於此則功濟於彼是用歸誠眞諦祈祐能仁藉
鐵圍而寫容現金蓮而得像遂於登仙麓塋之側造阿彌
陁像一軀坐高三丈并象變菩薩天人畢備全金湧出衆
寶裝嚴雲仙鬼神周羅上界珠幡羽葢圍繞中天所以丕
顯尊靈光昭惠業達人之能事畢矣孝子之事親終矣銘
曰
巖巖大岳浼浼長河歊雲滃霧含靈佇和楊侯之國宛其
中阿子孫瓜瓞軒蓋駢羅四代五公自于伯起蟬聯彪懿
令聞不已二千戶侯三十刺史世濟其榮至我君子峩峩

君子皎有令光不寵我組而括其囊洗心巖遁抗跡雲翔冥鴻不遠白駒在場解其蘿袂綰我墨職邊朔多虞獫狁孔棘之子之往允威允德干旄在階烽火罷色行行駿馬繡衣之光烈烈董狐司史之良而我君子總其徽章出同嚴助政穆王祥雄魏既康鄭蜀猶侈攬轡言邁題輿載理尺兵允戢亂繩攸靡天子登封拜服玉趾大禮既畢歸路遲遲歲亦秋止天不憖遺嗚呼吡吏號泣漣洏曷其往矣來暮歌思煢煢孤子棘心哀疚永號昊天眇泣冥祐蓮花之國金池玉霤崇此香緣生彼穠秀全金既湧泉寶斯莊

考墳其左叔塋其旁香花圍繞松柏成行千秋萬歲祚祉無疆